

“要蹿头，海参崴”

沈潇潇

1月4日，甬派推出“奉化发布”公众号首发的《(繁花)爆火，背后还有这样的奉化故事》一文，到晚饭后再去看已有27万点击量了，同日《宁波日报》也刊发了评论《宁波红帮裁缝因(繁花)出圈的启示》。5日上午，甬派又开《繁花带红这项非遗技艺，甬派带你走进红帮裁缝》直播节目。新年伊始，热播电视剧《繁花》在宁波掀起了热浪。

《繁花》爆火，背后还有这样的奉化故事》一文中写道：“要蹿头，海三湾”，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奉化人早早把目光投向漫长的海岸线，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再难按捺。“蹿头”在宁波方言里是走运的意思，整句的意思是说走运，要闯荡海洋。我在朋友圈回帖指出：“要蹿头，海三湾”是“要蹿头，海参崴”之误。不久有回帖说：这是宁波谚语，其他媒体上也是这么说的。

我上网一搜，果然如此。如去年报上一篇《推动宁波海洋文化繁荣发展》的时评这样写：“宁波谚语‘要蹿头，海三湾’意思就是要发迹，出海闯世界。宁波人一代一代便是在这种海洋文化情结中长大，又将海洋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句谚语也上了百度，“百度知道”称：“宁波谚语‘要蹿头，海三湾’，意思就是要发迹，出海闯世界，是一种诚信精神、合作精神、冒险精神和担当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又试着搜“要蹿头，海参崴”，竟一条都没有。

我觉得似乎有写几句的必要了。

我最初听到“要蹿头，海参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次关于红帮裁缝的小型座谈会上，后来在宁波服装史研究专家、我老师季学源教授口中也听到过。

源自奉化江两岸的红帮裁缝的发迹和聚集地在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并以此为大本营北上、南下、西进，在南京、北京、哈尔滨、重庆、武汉、香港等城市都有红帮裁缝的足迹。早期红帮裁缝在国外，主要是两个城市，一个是日本的横滨，另一个就是海参崴。横滨主要是红

帮裁缝的学习地，这里暂且不提。红帮裁缝去海参崴的路径是先到东北哈尔滨，外部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那里驻留了许多俄罗斯人，其他外国人也多，红帮裁缝们有用武之地；二是当时“闯关东”的移民潮正盛，不少红帮裁缝也被裹挟其中。主观原因则是那些从日渐凋落破败的田野里起身的红帮裁缝寻找谋生、发展之路的迫切要求。

海参崴原属中国管辖，元朝称永明城。1860年，沙俄据《中俄北京条约》割占海参崴，数年后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控制东方”）。清末修筑的中东铁路（“中国东清铁路”）从俄罗斯赤塔经我国哈尔滨等东北城市至海参崴，海参崴与东北

的往来更加便捷频繁。海参崴是当年俄罗斯在远东的第二大城市，进出太平洋的出海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人员往来密集。敏锐的红帮裁缝们意识到那是一块经营西服业的财源之地，于是纷纷挺进海参崴发展。这里单以奉化西坞人为例：顾龙海早在1845年就去海参崴打拼，从学徒做起到开起自己的西服店；杨和庆在海参崴学做罗宋式西服，后又从海参崴去日本学做日式西服；钱三德与堂兄、侄子一起在海参崴和俄罗斯远东另一中心城市乌苏里斯克开办“钱德泰”洋服店，等等。海参崴也确实使一些红帮裁缝得到丰厚回报，有人在那里赚得盆满钵满后，又回到国内哈尔滨、上海、宁波



钱湖故里

任昌久 作

玻璃

林俊燕

玻璃拥有一种神奇的品质：它的存在意义恰恰是因为它的不存在。透过玻璃，我看见了窗外晃动的树枝，一只鸟倏地飞过，远处黛色山脉蜿蜒不绝……玻璃从不遮挡我的视线，它仿佛没有什么“自我”，只是无限地敞开自己……透明的玻璃隐喻了“空”的观念。

桌面摆放着一匹玻璃铸成的马，全身晶莹剔透。我凝视着它出神，如果玻璃的腹腔里有一堆热气腾腾的胃肠正在蠕动，我一定会感到恐怖甚至恶心。某些女人一定会称为“玻璃人儿”，张恨水在小说里就不止一次这样比喻过，这是形容她们内心没有多少九九，仿佛阳光都透得进去。

也许是鉴于它冰清玉洁的品格，玻璃通常不适合充当“低贱”的材料。人们用玻璃制成了茶杯、灯具、花瓶、精致的茶几和餐桌；人们不想用玻璃制造抽水马桶、痰盂或者下水道。

阳光斜射进来，在玻璃花瓶上形成一个闪亮的反光点，犹如一个梦幻

祁连山位于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东西长800公里，山上森林密布，山下的川地草原一望无际，是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这里，一年之中仿佛有一段寒冷期和一段比较温暖的时节。

夏天的祁连山最美。黎明，灰蒙蒙的云下是祁连山荒莽的林木和隐隐青山。青山下望不到边际的草地上，凤尾草开着柠檬色花，牧民帐篷前系着一两头黑色牦牛。远处飘着柔烟的地方，是笼罩在香雾里的时轮金刚塔。彤云正在天边长袖而舞，一轮边缘金黄，正中耀眼的太阳缓缓升起，散射出温暖的光芒。与天际相连的，是山脊上一排排墨绿的树，它的绿，似乎能滴出水来，与它相连的天，也被染成了绿色。

一阵凉风拂来，几棵高大的胡杨，叶子“沙拉沙拉”，伴着小鸟兴奋而快乐的“唧唧”声，形成了一首美妙的自然交响乐。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去，那些紫色、粉色、蓝色、黄色的野花，会迷住人的眼睛。如果在附近的森林里走去，会惊动正在草间吮吸露珠的早獭父母和它们的孩子。高兴时，小早獭会相互搂抱着滚下一段缓坡，肥胖的身体把把杂草枯枝压得“咔嚓”作响。

——的确，玻璃是制造童话的材料。两个多世纪前，伦敦某公园盖起了一个玻璃展览馆，展览馆负责展示种种新奇的发明。进入展览馆的观众觉得，玻璃展览馆就像传说中的水晶宫。

玻璃不是天然之物，它是人工炼制出来的化工产品。化工产品可以持续复制，批量生产，这使玻璃的价值变得亲民。玻璃永远不可能像水晶抑或钻石那么贵重——后者的家谱必须追溯到大地深处的稀有矿藏。

人们在戒指的一面涂上水银，它就成为一面镜子。镜子是玻璃的女儿。这时，我们的视线再也无法穿越而过，镜子的意义就是挽留眼睛。镜子里面藏有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我们不仅看到了世间万物，还能看到自己的脸。然而，令人怅然的是，镜子一晃，就什么都没了。镜子盛不住任何东西，这么说来，镜子仍然是一个“空”。

在草地上迎着风走着，双脚沾满花蕊蜜粉，香气渗透了衣袂。但见一丛开满野玫瑰的灌木上，花朵深红若缎，灿然绽放。山里人常说的“碰岩子香”，指的大约就是它的花气。因为香得痒都痒不开，蝶儿、蜂儿便在花间相亲相爱，颤颤悠悠的花枝变成了一根根琴弦，弹奏出嗡嗡嘤嘤的乐音。

夏天的祁连山

祁翠花

一对蓝羽白项的鸟儿，昂起小脑袋，看了我一会儿，从这个枝头跳到那个枝头，它们炫技般的一跃，在枝间拉出一抹蓝色的光束。

来到大森林边的缓坡上，不由得想起三毛对夏天的总结：夏天像一首绝句。绝句是可以吟诵的。祁连山的森林是大自然的一支合唱团，以明朗的音色，雄壮的节拍，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森林对大山的感触，是大自然对它们的诱惑。

好的早餐店都有一种相似的特质。

远远看过去，几口锅冒着热气，走到门口，老板手脚忙个不停，还不忘招呼你。如果你走进店里，桌椅可能陈旧，但是摸上去绝对不会粘手。

这天，在庐山路上遇到一家早餐店，就给我这样的感觉。店铺不大，也就摆放了四五个小桌，早餐的品种都在墙上写着，豆浆、馄饨、生煎、包子，特别注明了使用的肉馅，来自宁波本地的土猪。

老板年岁不小，应该有六十多岁了。老爷子个子很高，脸盘很大，扎着蓝布围裙，一边转着生煎锅，一边招呼我们。旁边还有一位老阿姨，个子矮矮的，正在锅里捞着什么。

店铺里食客不少，都很安静。我和爱人点了八个生煎、两碗馄饨。馄饨由老阿姨负责销售，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似乎点了点头，可是过了很久，还是没有上桌。又过了一会，看着老阿姨慢吞吞地捞出一碗，我就站了起来。谁知不是我，她一连捞了三碗，都让人打包

夏天喝酸奶，冬天吃烤肉，在祁连山是人人能享受的美食。夏日午后，卖酸奶的婆婆坐在飘扬的酸奶馒子的摊前，用精致瓷碗给你盛上一碗浓稠得像堆玉的酸奶。舀起一勺，送入嘴里，简直美上了天。

夏天是勾人旅行的季节。“草原风，野鸟鸣，七月的太阳。”住在山中的我，总爱在微信上写上这样诱人的字眼，鼓动朋友们开启每年夏天的第一场旅行。在森林中穿行，听松涛声；在花间树下静坐，让草原的风抚摸面颊。有人借着参天云杉树形成的天然凉棚，在草地上躺上半天，编织一帘幽梦。

愿意洒脱一点的，可以骑上骏马，到大山深处或山顶牧场溜一溜，看觅食的羊儿或古牧地的余韵，体验马背民族生活的乐趣。

七月的草原，几乎天天碧空无云，入夜后天也黑不下来，只是变成了深幽幽的暗蓝。晚上八九点钟，太

等城市开设服装店。所以，那时在红帮裁缝中就流传开了“要蹿头，海参崴”的说法。

刚巧，几天前《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有“蹿红”误为“窜红”这一条，称：2023年，各大视频平台上多部爽剧爆红。媒体常称某部作品的迅速走红为“窜红”，其实应作“蹿红”。“蹿”读cuān，指快速向上或向前跳跃，如“身子向上一蹿”。“蹿红”指迅速走红，多用于演艺界、体育界等，如“蹿红歌坛”。而“窜”读cuàn，本义为藏匿。现常指乱跑、乱逃，多用于匪徒、敌军、兽类等，如“抱头鼠窜”。还可表示改动文字，如“篡改”。据此，宁波谚语中的“蹿头”与“蹿红”义近，“蹿头”应改为规范的“蹿头”。

一句谚语是一段历史的反映，“要蹿头，海参崴”，记录了红帮裁缝发展历程中的一段历史，而“要蹿头，海三湾”系最初记录者不明原委的误记，若继续让其以讹传讹，就会模糊红帮裁缝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1995年至1998年这三年，我在长街小学支教，教语文。

长街小学位于香花山脚下。香花山不高，山上有雷达部队驻扎。晚饭后，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常常沿学校北面的一条山路往上走，行至山顶，吹一会风，待汗慢慢收了，再往山下走，来回一趟一小时。

同行的长街籍教师边走边给我们讲香花山的故事，有次给我们出了个上联“香花山上花香”，要我们对下联。这个下联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得到答案。走在山路上，有时会偶遇兵哥哥，看着他们高大俊朗，内心欢喜，但眼看着他们走近了，又慌乱地避到一边。唉，想来那时我还是黄毛丫头，人家兵哥哥根本都没正眼瞧过我。

长街因为有一条长长的老街，所以叫长街镇。这条热闹的商业街百业俱全。说是长街，其实一眼望得到头。南端是镇工办大楼，它的对面是邮电所，北端是城乡公交车停车场，它们都是长街镇上很重要的单位。

工办大楼是一幢四层楼房，坐西朝东，当年是长街最高的楼房。楼梯在房子最右边，窄窄的，刚够两个人相向而过，每层楼梯转角之间都有一个小阁楼。当时学校新进老师多，宿舍紧张。我的一个伯伯帮我向工办借到了一楼和二楼层转角的一个小阁楼，我就这样暂住下来。

阁楼很小，一张床占了半个房间。床头一张桌子，桌子上方有一扇天窗，九月份，暑气未退，太阳落山斜照进来，阁楼热得如蒸笼。窗外有一条小路，夜深人静时，我会听见路人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我的楼下住着一对夫妻，男的个子矮小，黑黑瘦瘦，一天到晚咧着嘴巴，很和气。女的高大又结实。他们是长街本地人，在工办一楼开了一家早餐店，起早摸黑。我去他们店里吃早饭，最喜欢豆浆加油条。不久熟了，我搬了进老师，夫妻俩总是热情招呼，有时还不肯收费，弄得我既不好意思，又倍感亲切。我到长街吃的第一块乌饭麻糍也是他们送的，又甜又糯，至今记得。

我在工办大楼阁楼住了两个月之后，一位老教师退休腾出一间学校宿舍，我搬了进去。宿舍楼是一幢简易的二层楼房，每层南北各三个房间，我的房间在二楼北面。推开北窗，对面就是上香花山的路，山路和窗户离得很近。白天上

宁波吟草(六首)

林在勇

雪明鸚鵡夜·天封月对

向四明山下降延，江海际、富庶都会。恰人杰地灵，物阜天瑞。盛世多祥瑞火中，过市康、有湖郭内。牡丹灯、波曳明珠，星耀百琲。世家门庭旧迹，曰仙霞上方，紫气震位。便推知、一邑歌风况。况又神明在塔，应庇佑、能读书种子。正文昌运好，天封月对。

四槛花·海曙云宾

三水通津，四明延脉，子城凤根。东而西向影，千还百年身。望海楼，自鸣钟，犹击鼓，滴漏弘闻。历纷纷。多少往来攘攘，兴废因循。登眺最喜曦曦。正晨夕，霞天五色新。天下多乐境，何如故乡亲。海定波宁，国安泰，生民济。画起祥云。应题额，方斗字，海曙云宾。

阳台路·竹洲消暑

美如画。望月湖碧屿，红墙青瓦。跨波桥、泮水榭星，千载学官雍雅。遥想宋诸贤，甬上四家，讲谈挥洒。休林下。一邑兴、风流人物倚亚。更有中山踪迹，大总统、孙公散驾。百年之际，女学校、雋才叹诧。今将我、神游梦到，拂柳两行仪迓。思佳话竹洲中，蝉风消暑。

八节长欢·后乐长春

怀想吾鄞。有园殊胜，后乐题门。先忧峰独秀，多敬事亲仁。居官应似薛星使，纵暇余，犹爱其民。是以花红柳绿，长作熙春。

中山此地曾巡。天下论、为公至道真真。鳞爪又鸿泥，今所见、从来念善方存。碑亭畔，行坐憩、任女都欣。观前后、尤深思虑，游园一赏精神。

凤鸾双舞·琅嬛一阁

人间遇、琅嬛一阁，在鄞城西内。烟火里巷，尊荣闾闾，得坤生物。得乾生书。承天祿、奇书万千，渊泽泽。昔日范氏登楼览，君临南面，玉成霞蔚。

凤兴夜寐。只为个、箕裘无坠。视之今也，更化追美。稟气应然，明州地、茂彦质文彬斐。长喙。愿此宝乡多惠。

云仙引·樟馆三江

古郡都郭，明州市舶，东南第一名邦。沿街肆，外滩仓。千年演来近世，福地看他尤炽昌。钟毓一城，仗峙四海，樟馆三江。鄞江来去楼航。莫谁问、三洲经五洋。更有当年，鉴真和尚，为甚浮沧。儿女天真，只须向夜，好酒欢歌心徜徉。碧波灯火，赤云烟气，恰是成康。